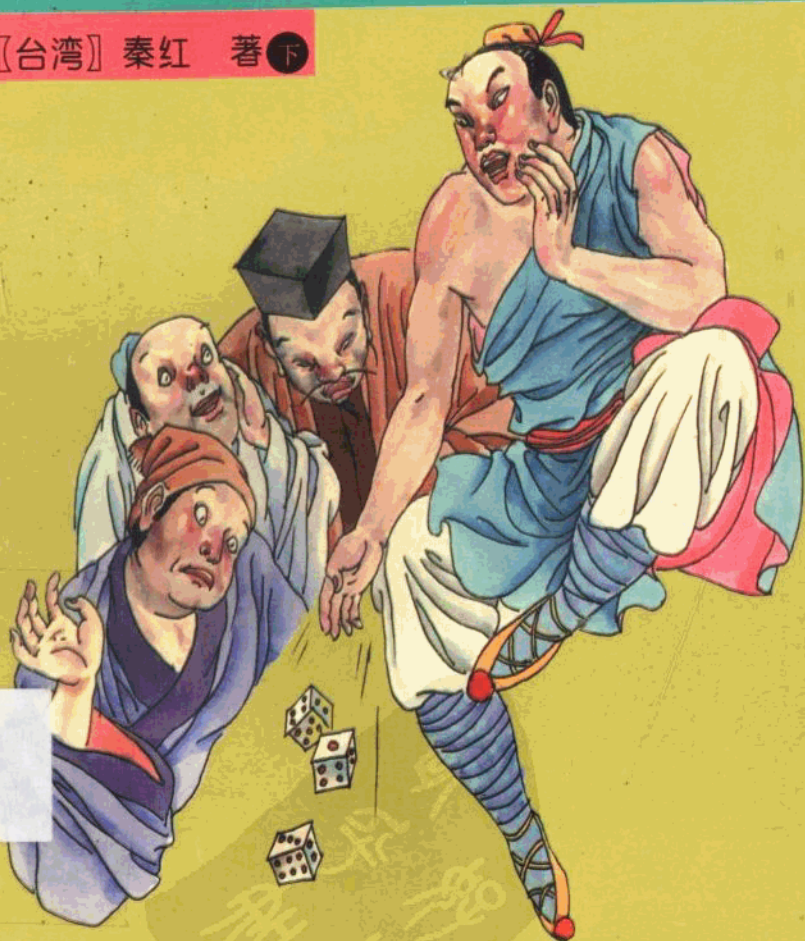


独战武林

〔台湾〕秦红 著 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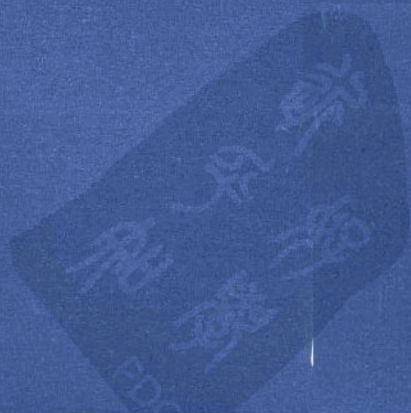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独战武林

〔台湾〕秦红 著

下



第九章 剑下败将做替身

几天过去了。

他还是一筹莫展，下不了决心到底应该不顾一切设法逃离小岛，或听命“自囚”下去？

这天，他正在岛边垂钓，打算钓几条鱼充饥时，忽然发现有一叶扁舟正向岛上划过来！

噢，黑衣教不是已警告所有船只不得接近此岛吗？是谁竟敢反抗黑衣教的命令，把船开到这小岛上来了？

他又兴奋又紧张，因为这只小船的出现，对他来说无疑的是逃离小岛的大好机会，他必须下决心做个抉择了！

那扁舟在湖上起起伏伏，渐渐地靠近小岛，已可看见舟上坐着一个白衣人，那人正操着桨板对准小岛划过来。

当小舟划到近处，百无忌一眼看清了来人的面貌时，不禁大感意外地“噢”了一声道：“怪事，这家伙怎么到这岛上来了？”

原来，来的是玉剑书生白无常！

一年前，百无忌为追查箱尸命案去海门拜访姬亚侠时，就在海堡门外碰上了前去找姬亚侠挑战的这个玉剑书生白无常，当时因见他太嚣张，一时性起，便与他在海堡门口打了起来，结果由于玉剑书生白无常大意轻敌，被百无忌一剑挑伤了大腿，这玉剑书生羞怒之下，丢下一句“后会有期”即

行离去，这件事百无忌几乎已经淡忘，想都没有想到他会在此时找上门来。

百无忌肯定他是来报那一剑之仇的，当下且不现身与他相见，隐入一座岩石后藏匿，要看他有何举动再作道理。

只见那玉剑书生白无常将小舟划到小岛边上，下船将船拖上岸，整整被风吹乱的头发和衣衫，探手摸摸腰上的那口玉剑，便以非常潇洒的姿态向岛上走去。

来到小岛最高处，发现了那被火焚毁的草屋，他似乎感到很困惑，在附近绕行一周，忍不住高声道：“百无忌，你不在岛上？”

随后跟踪而至的百无忌看出他来意单纯，乃现身而出道：“我在这儿呢！”

玉剑书生白无常一见大喜，道：“很好，我还以为你已不住在这岛上了！”

百无忌抱拳一礼道：“有何指教？”

白无常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不会忘记一年前在海堡门口的那一剑吧？”

百无忌微笑道：“当然没有忘记，阁下今日就是为那档事而来的？”

白无常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百无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”

白无常道：“令师太湖钓叟在武林中颇具虚名，很容易可以打听出来。”

他一瞥那被火焚毁的草屋，耸耸肩道：“你们师徒住的房子失火了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不是！是我放火把它烧了的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求救。”

白无常一怔道：“求救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我被困住了。”

白无常听不明白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我们师徒居住的这座小岛距离最近的湖岸也有二十多里，如果船坏了，我们便出不去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你们的船坏了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是的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令师呢？”

百无忌有点怀疑他可能是黑衣教的人，故没有立刻回答，先注视他脸上的表情，直到感觉他似乎确实不知道时，才答道：“家师不在岛上。”

白无常又耸耸肩道：“真遗憾，我原打算要在令师面前击败你，没想到令师竟不在岛上。”

百无忌问道：“阁下是在什么地方上船的？”

白无常道：“我从东岸上船。”

百无忌道：“没有受到阻挡吗？”

白无常目光一凝道：“你问这个干么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请先回答我的问题，然后我再解释给你明白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我没有受到任何阻挡，不过我要雇船过来时，没有人愿意替我开船，不得已之下，我只好花了五十两银子买下一只小舟，自己划过来。”

百无忌道：“这么说，阁下运气不错了，没有碰上黑衣教的人。”

白无常面色微变道：“黑衣教？你是说黑衣教的人在这太湖上出没？”

百无忌点头道：“他们应该会派人在湖上巡视才对，你没有碰上他们真是奇怪……”

白无常道：“最近我听到一些人提起黑衣教这个帮会，据说该教的教主武功已臻神化之境，比起当年的武帝皇甫金鼎有过之而无不及云云，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吗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确实有这个人，不过他的武功是否超过武帝皇甫金鼎，我可不敢说。”

白无常急问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他在何处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白无常大感失望道：“若是知道他人在何处，我一定要找他比划比划，我不信他的武功已超越当年的武帝和十二诸侯，那一定是唬人的！”

百无忌暗笑道：“这家伙真是无聊，听说谁武功高强就想找谁比划，太好胜了。”

白无常发现他面露微笑，两眼一瞪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没什么。”

白无常脸色一沉道：“你瞧不起我白无常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斗不过你是不是？告诉你：去年在海堡那一仗，我是一时大意轻敌才为你所趁，今天我特地来到这里，就是要让你明白，我白无常绝对有击败你的能力！”

语至此，呛然撒剑出鞘，喝道：“来吧！咱们今天好好分个高下！”

百无忌笑道：“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如何？”

白无常叱道：“有屁快放！”

百无忌道：“我现在有了麻烦，家师不幸落入黑衣教之手，而我被限令不得离开此岛……”

他将追查箱尸命案的经过情形一一说出，最后说道：

“如今已证明箱尸命案的凶手是黑衣教，他们为了阻止我继续追查下去，就将家师骗走了，并限令我不得离开此岛，否则便要杀害家师，你说我还有心情与你比武吗？”

白无常嘿嘿冷笑道：“这是你的事，我不管，我此来的目的就是要报去年那一剑之仇的！”

百无忌道：“非打不可？”

白无常以非常坚定的语气道：“不错，今天你如能再将我击败，我就服了你！”

百无忌道：“一定要打，在下奉陪便是，不过光是分出胜负没多大意思，加点赌注如何？”

白无常大笑道：“好呀！咱们也别多来，就挂个一百两银子好了！你赢了，我给你一百两银子，我赢了，你给我一百两银子！”

百无忌摇头道：“不赌钱，我很穷，付不出一百两银子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要不，你想赌什么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：我若输了，任凭你处置，你叫我怎样我就怎样，反之你若输了，也得任凭我处置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”

白无常把头一点道：“成，你出招吧！”

百无忌道：“我先把准备处置你的方式告诉你，如果你不能接受，这一仗就不用打了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要脑袋给脑袋，谁要耍赖谁就是乌龟生的儿子！”

百无忌道：“我要处置你的方式，比要脑袋还要苛刻一些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任何方式都成！”

百无忌道：“我的方式是：如果我侥幸获胜，我要你代替

我在此‘自囚’三年，而我则要乘你的船离开此岛。

白无常不禁一呆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黑衣教不准我离开此岛，违则便要杀害家师，所以我若要逃离此岛，就得有个人冒充我住在这岛上才行。”

白无常面色一变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百无忌又道：“我再说清楚一点：如果你同意这样做，当黑衣教的人在附近湖面上出现时，你绝对不能拆穿这个秘密，要诚心诚意的帮助我，不让黑衣教看出你是替身。”

白无常一哼道：“你我相貌不同，我如何能够冒充你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他们可能每隔一段时间会派人前来视查，但他们不敢上来，只会在百丈外的湖上跟你交谈，百丈的距离是不容易看清面貌的。”

白无常冷笑道：“听你口气，好像我一定会输给你似的？”

百无忌含笑道：“我没这种想法，我只是事先把话说明白，如果你同意了，就得依约而行，不能后悔或拆穿我。”

白无常皱眉沉思有顷，忽然阴恻恻一笑，说道：

“好，我接受你的条件，不过我也要先说明我处置你的方式，如果你败在我剑下，我要你终生做我仆人，天天替我打洗脚水，接受我任何差遣！”

百无忌点头道：“可以，总之任凭你处置就是了，绝不反悔！”

白无常道：“一言为定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对，一言为定！”

于是，双方执剑在手，南北对立，准备进行一场大赌斗了。

今天的玉剑书生白无常，态度虽然仍如去年那样强悍冷酷，但是当他进入备战的情况时，原先表现在脸上的强悍冷

傲忽然完全消失了，换上来的是神情肃穆，气定如山，给人一种人剑浑而为一的感觉！

百无忌暗暗心惊道：“士别三日刮目相看，这家伙经过一年的磨练，造诣显然已向前跨出一大步了——老天保佑，这一仗我可不能输啊！”

白无常身形微蹲，摆出了“阴阳合托”的姿式，双目凝注着百无忌，说道：“请！”

“有僭！”

百无忌一个旋身欺上，手中长剑一抖，刹那间空中银蛇窜动，首先发动攻势。

“铮！铮！铮！”

白无常运臂摇腕，以非常漂亮的几个动作化解了百无忌的攻击，随即欺步吐剑，展开反击，玉剑吐如蛇信，一口气便攻出十八剑。

这十八剑各有不同的招式，但是在刺、劈、砍、撩、挑、削、摸、抛的过程中，却能连成一气，而且几乎是在一眨眼间就完成了十八剑的攻击！

百无忌好像遽然遇上一场狂风暴雨，使尽浑身解数才躲过了他的十八剑，然后很勉强的回敬三剑，阻遏对方再发动紧密的强攻。

这场决斗，由于赌注太大，双方都抱定许胜不许败的决心，故一开始便形成极其凶险剧烈的拼杀，好像“仇人见面分外眼红”，双方均不肯示弱让步，全力拼上了。

一个行如飞鸟，一个潜如游鱼，一个动似闪电，一个疾似追风，双剑正花反花，两面相依，见机量去，蹈空抵隙，各尽其妙……

这样激战百余招后，百无忌似乎有点相形见绌了，出剑

已不如先前的灵活俐落，而被白无常攻得节节后退，露出败象来了。

白无常原是武林中极为著名的剑客，去年他敢于找海堡的姬亚侠挑战，自然有其充分的把握，却不料碰上了同时前去拜访的百无忌，因不知百无忌的底细，在心存轻敌之下，竟在一招之下被百无忌挑中一剑，这对一向心高气傲的他自是视为奇耻大辱，因此在修养了一个月后，便闭门痛悔，检讨自己落败的原因。

故今天远来太湖找百无忌报一剑之仇，已不敢再轻敌大意，而以狮子扑兔的态度来与百无忌搏斗。

百无忌去年击败他时，虽亦知那是一时侥幸，却不以为他的武功强过自己多少，今天百余招下来，始知对方在各方面都强过自己很多，心中暗暗着急道：

“我不能输给他，这一战关系重大，我若是落败，不但不能去搭救师父，而且要委身为他的仆人，这如何使得呀！”

一念及此，斗志突昂，突然口发一声长啸，奋不顾身的连续猛出绝招！

白无常见他发威，不敢躁进，改攻为守，以沉着的态度招架来剑；他已看出这是百无忌的最后一搏，只要挡住了百无忌这几招“奋起余勇”的攻击，他就没劲了，那时便是自己一举获胜的时候——

“铮！铮！铮！铮！”

强烈的剑击声不断响起，百无忌一鼓作气的攻势终于失效，白无常于截击最后一剑时，突然暗使阴劲，使出一招巧妙的绞封，但闻“咻”的一响，百无忌的长剑立告脱手，翻翻滚滚的飞上天去。

百无忌又一声长啸，身形突然一拔而起，追踪空中的那

柄长剑。

白无常大笑道：“百无忌，你输了！”

身在空中的百无忌大喝道：“还没有！”

“碰！”

一声轻响，一道银光如电而下！

白无常在将他的长剑绞封出手之后，认为自己已经获胜，注意力一松懈，就没再注意其他情况，等到发现一道银光泻下时，想闪避已来不及了。

“嗤”的一声，一柄长剑射中了他的右大腿！

“哎呀！”

他大叫一声，踉跄颠退。

百无忌从空中飘然落地，拱手道：“承让了。”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原来，他在冲起追踪长剑时，并不是以手去抓长剑，而是以脚去拨长剑，那长剑经他的脚一拨之下，应声掉转剑锋，似一道闪电直射而下，正好射中白无常的大腿！

这是太湖钓叟所传的秘技吗？

不是，这是几个月前他在幕阜山与武帝师徒相处时，有一天老少三人在谈禅，后来武帝遣宋世杰出洞打猎，然后问百无忌：“米熟也未？”

百无忌回答：“米熟久矣，犹欠筛在”的结果……

玉剑书生白无常做梦也没想到百无忌会有这么妙到峰巅的一着，更使他惊怒交迸的是：今天中剑的部位正在去年那旧创上，一时气得要疯了，一下拔掉腿上的长剑，瞋目厉声道：“小子，你这是什么狗屁招术？”

也难怪他要这样破口大骂，他八岁就开始练剑，先后拜过几位武林高人为师，又自己穷研各派的剑法，从未听过见

过这样古怪的招术，剑被磕飞了，居然还可追上去将它拨下，形成一招杀着，这样的怪招无以名之，只好骂它是“狗屁”招术了。

百无忌虽然反败为胜，心中却了无喜悦，反而有点不安，因为他想起武帝的嘱咐，觉得已违反了武帝的交代，将来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。

他走去拾回自己的长剑，淡淡的回答道：

“对不起，我的运气始终比你高，反正胜败乃是兵家常事，你也别太过激动了。”

玉剑书生怒气难消，原想再度出手，但一看伤口血如泉涌，不禁泄了气，默默的解下腰带，紧紧的捆绑起来。

之后，他陷入冥思，低头想了很久，似乎越想越佩服，不觉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，你那一招真是高明，我服了你了！”

百无忌欠身逊谢。

白无常感慨万千道：“说真的，我废寝忘食浸淫剑术十余年，天下各大门派及许多能人异士的剑法我都见识过了，自认在剑术造诣上已不在任何一位名家之下，不想今日又败在你剑下，你刚才那一招是令师太湖钓叟的秘技吗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不是，那是我情急之下胡乱拨出的一脚，你要我再来一次我都办不到。”

白无常叹道：“那真是神来之笔，太出人意料之外了。”

百无忌道：“歪打正着罢了。”

白无常苦笑道：“好了，你已经赢了，你可以驾着我的船离开此岛。”

百无忌走去附近取来一支钓杆和一些厨房用具，放在白无常面前，说道：

“这小岛上没有东西可吃，唯一果腹之物即是湖里的鱼，

你可以钓鱼充饥，那边有个水缸可以蓄水，靠近北面的岛边有个小小的岩洞可避风雨，要是我能很快救回家师，你就不用在此呆三年——”

白无常截口道：“不要婆婆妈妈，你走你的就是了！”

百无忌道：“我要等天黑再上船，免得被黑衣教的人发现。还有，我们来交换一下衣服，我的衣服给你穿，你的衣服给我穿。”

白无常一言不发，把身上的白衣脱下来。

双方换穿衣服后，百无忌见天色尚早，便去湖边钓了两条鱼，在岛上升火煎鱼，与白无常分食。

白无常渐渐对他生起好感，问道：“早先你说的有关箱尸命案的一切，我没有听清楚，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百无忌又不厌其烦的说了一遍。

白无常道：“已确定箱中死者是黑衣教杀的吗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不错，他们千方百计的阻挠我追查此事，足见凶手是黑衣教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我对黑衣教毫无了解，不过听你所言，这个帮会的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他们杀人应如家常便饭，何以杀了一个青年却要大费手脚把他沉尸湖底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这表示死者的身分不凡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你认为他是武林十二诸侯的后代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是的，我是从死者身上那柄匕首作此判断的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认定他是武林十二诸侯的后人，可是我所查过的宗、姬、左、宋、云五家都称没有人口失踪，而其余的段、舒、漆雕、孔、欧阳、劳、齐七家虽因黑衣教的阻挠而无法继续访查，但是如果这七大家中有人失踪，他们为何忍气吞声不敢出来追究呢？”

白无常道：“这的确是怪事……”

百无忌道：“黑衣教为了阻止我追查，几番欲杀死我，幸亏我运气好，都被我躲过了。”

他没有说出在幕阜山获救的那一段，怕对方得知武帝皇甫金鼎尚在人间的消息后，会去找武帝比武，增加武帝的困扰。

白无常问道：“你不知黑衣教的总坛设在何处，如何去救令师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他们认为我被困在这小岛上，对我的防患将会松懈，如果不能找到他们的总坛，我打算偷偷去拜访漆雕、孔、欧阳、劳、齐及段、舒七家，先查出箱中死者的身份再作道理。”

白无常道：“先去拜访六河沟的舒家如何？”

百无忌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无常道：“由此去六河沟，金陵是必经之地，我有个妹妹住在金陵，你替我带个口信给她。”

百无忌点头道：“好的，令妹住在金陵的什么地方？你要我转告她什么？”

白无常说明金陵的地址后，接着道：“我妹妹名叫无华，今年十九岁，前年我母亲病亡后，我便把她接来金陵同住，我没有兄弟，只得这个妹妹，我不想她为我担心，所以请你转告她，就说我有重要事情将赴南方的蛮荒走一趟，可能要三年才能回去，叫她安心等待，不必为我操心。”

百无忌道：“好的，一定转达。”

白无常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妹妹很精明，你说话要特别小心，千万不要露出一丁点口风，否则她会跟你没完没了。”

百无忌道：“是，我会小心。”

白无常神情忽然愉快起来，说道：“要在这小岛上住三年虽然令人气闷，不过我不会白白浪费时光，我会好好利用这三年的时间继续潜研剑术，然后再跟你比划一下！”

百无忌一笑道：“好，小弟预祝你成功。”

第二天的拂晓时分，百无忌悄悄的在太湖西北边一处无人的地方弃船上岸，随即取道向金陵赶去。

他想了很久，觉得与其盲目的到处去找，不如仍去拜访十二诸侯剩下的七家，先查明籍中死者的身份，也许更容易找到黑衣教的总坛所在地。

是故，他决定依白无常之请先去河南六河沟的舒家。顺道前往金陵带口信给白无常的妹妹白无华。

为恐被黑衣教的眼线发现，他一路抄小道而行，走了三天便来到六朝金粉之地的金陵了。

按址寻到西城门附近的一条小巷中，果然见到了一座新建不久的住宅。

这座住宅建造得很别致，大门两旁的墙头上爬满九重葛，此时正值花朵盛开，一团一团紫色的花极之鲜艳夺目，可以看出住宅的主人不是俗人。

百无忌伸手去叩那亮丽的门环。

不久，便听门内有个老人发问道：“是谁呀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请问这是白公馆吗？”

大门“呀”的一声启开了，一个老管家打扮的老人对他上下打量一番，问道：“老弟台是……”

百无忌报了姓名，接着解释道：“在下是白大侠的朋友，白大侠托在下带口信来给他妹妹白姑娘，烦请通报一声。”

老管家一听是主人带口信来，不敢怠慢，忙将百无忌请

入前厅坐下，随即入内通报。

百无忌坐在厅上等候，浏览厅中豪华的布置陈设，心中暗暗羡慕道：

“白无常这家伙分明相当富有，他不在家享福，却成天闯荡江湖到处找人比武，真是怪人一个！”

不久，老管家回到厅上，拱手道：“我家姑娘在花厅候驾，百公子请随我来。”

百无忌随他入院，但见宅中处处莳花植木，回廊两旁更有假山荷池，池中有金鱼列队而游，处处显示主人的匠心独运，不禁又在心里暗忖道：

“白无常年纪轻轻怎的这般富有？莫非他……不，他虽然性情异于常人，却有一股高贵的气质，不可能是个独行大盗。”

通过回廊，眼前出现一间精雅的花厅，百无忌随着老管家一脚踏入花厅时，只觉眼睛像接触到世间最美之物，而感到一阵目眩神迷。

那白无华神态娴静的端坐在一张紫檀椅上，两边各立着一个侍婢，看那架势颇似一位帝王之家的公主！

而且，她容貌之美，比之解语花更胜一倍，百无忌感到意外的就是这一点，在他的想象中，白无华应是人如其名，是个纯朴无华的姑娘，全没料到她竟是个世间少见的大美人儿呢！

白无华见他入厅，盈盈而起，脸含亲切微笑。

百无忌拱手一揖道：“在下百无忌，见过白姑娘。”

白无华浅浅一笑，樱桃小口的右边露出一个甜甜的小酒窝，吐出清脆的声音道：“你是家兄的朋友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是的。”

白无华道：“你也姓白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不，千百的百。”

白无华道：“百无禁忌去掉那个禁字就是你的姓名？”

百无忌有点腼腆，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白无华道：“这姓名很奇特。”

百无忌道：“是的，有一点点。”

白无华嫣然一笑道：“请坐。”

百无忌道谢坐下。

白无华自己也坐下后，接着问道：“百公子与家兄结识多久了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一年前结识的。”

白无华道：“我哥哥很少交友，但不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在下与令兄是不打不相识，一年前在海堡打了一架，后来就变成朋友。”

白无华美眸一注道：“你是海堡的人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不是，那天在下因事去拜访姬亚侠，在门外巧遇令兄前去挑战，双方一言不合打了起来，结果……”

白无华见他话到一半忽然停住，便追问道：“结果怎样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结果没分出胜负，反成了好朋友。”

白无华道：“你能与家兄打成平手，必是名家子弟，不知令师是何方高人？”

百无忌道：“家师人称太湖钓叟。”

白无华微微一蹙眉道：“这个名号，好像没听我哥哥说过……”

百无忌道：“家师是位隐者，不爱在江湖上走动，故识者不多。”

白无华道：“我哥哥要百公子带什么口信来？”